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儒林外史 第四回 薦亡齋和尚喫官司 打秋風鄉紳遭橫事

話說老太太見這些傢伙什物都是自己的，不覺歡喜，痰迷心竅，昏絕於地。家人、媳婦和丫鬟、娘子都慌了，快請老爺進來。范舉人三步作一步走來看時，連叫母親不應，忙將老太太抬放床上，請了醫生來。醫生說：「老太太這病是中臟，不可治了。」連請了幾個醫生，都是如此說，范舉人越發慌了。夫妻兩個，守著哭泣，一面製備後事。挨到黃昏時分，老太太奄奄一息，歸天去了。合家忙了一夜。次日，請將陰陽徐先生來寫了七單，老太太是犯三七，到期該請僧人追薦。大門上掛了白布球；新貼的廳聯都用白紙糊了。合城紳衿都來弔唁。請了同案的魏好古，穿著衣巾，在前廳陪客，胡老爹上不得臺盤，只好在廚房裏，或女兒房裏，幫著量白布、秤肉，亂竄。

到得二七過了，范舉人念舊，拿了幾兩銀子，交與胡屠戶，託他仍舊到集上庵裏請平日相與的和尚做攢頭，請大寺八眾僧人來念經，拜「梁皇懺」，放焰口，追薦老太太生天。屠戶拿著銀子，一直走到集上庵裏膝和尚家。恰好大寺裏僧官慧敏也在那裏坐著。僧官因有田在左近，所以常在這庵裏起坐。膝和尚請屠戶坐下，言及：「前日新中的范老爺得病在小庵裏，那日貧僧不在家，不曾候得；多虧門口賣藥的陳先生燒了些茶水，替我做個主人。」胡屠戶道：「正是，我也多謝他的膏藥。今日不在這裏？」膝和尚道：「今日不曾來。」又問道：「范老爺那病隨即就好了，卻不想又有老太太這一變。胡老爹這幾十天想總是在那裏忙？不見來集上做生意。」胡屠戶道：「可不是麼？自從親家母不幸去世，合城鄉紳，那一個不到他家來？就是我主顧張老爺、周老爺，在那裏司賓，大長日子，坐著無聊，只拉著我說閒話，陪著喫酒喫飯；見了客來，又要打躬作揖，累個不了。我是個閑散慣了的人，不耐煩作這些事！欲待躲著些——難道是怕小婿怪！惹紳衿老爺們看喬了，說道：『要至親做甚麼呢？』」說罷，又如此這般把請僧人做齋的話說了。和尚聽了，屁滾尿流，慌忙燒茶，下麵；就在胡老爹面前轉託僧官去約僧眾，並備香、燭、紙馬、寫法等事。胡屠戶喫過麵去。

僧官接了銀子，纔待進城，走不到一里多路，只聽得後邊一個人叫道：「慧老爺，為甚麼這些時不到莊上來走走？」僧官忙回頭來看時，是個何美之。何美之道：「你老人家這些時這等財忙！因甚事總不來走走？」僧官道：「不是，我也要來，只因城裏張大房裏想我屋後那一塊田，又不肯出價錢，我幾次回斷了他。若到莊上來，他家那個戶又走過來嘴舌，纏個不清。我在寺裏，他有人來尋我，只回他出門去了。」何美之道：「這也不妨。不想由他，肯不肯由你。今日無事，且到莊上去坐坐。況且老爺前日煮過的那半隻火腿，吊在灶上，已經走油了；做的酒，也熟了；不如消繳了他罷。今日就在莊上歇了去，怕怎的？」和尚被他說的口裏流涎，那腳由不得自己，跟著他走到莊上。何美之叫渾家煮了一隻母雞，把火腿切了，酒舀出來盪著。和尚走熱了，坐在天井內，把衣服脫了一件，敞著懷，腆著個肚子，走出黑津津一頭一臉的肥油。

須臾，整理停當，何美之捧出盤子，渾家拎著酒，放在桌子上擺下。和尚上坐，渾家下陪，何美之打橫，把酒來斟。喫著，說起三五日內要往范府替老太太做齋。何美之渾家說道：「范家老奶奶，我們自小看見他的，是個和氣不過的老人家；只有他媳婦兒，是莊南頭胡屠戶的女兒，一雙紅鑲邊的眼睛，一窩子黃頭髮。那日在這裏住，鞋也沒有，夏天韋著個蒲窩子，歪腿爛腳的。而今弄兩件『尸皮子』穿起來，聽見說做了夫人，好不體面。你說那裏看人去！」正喫得興頭，聽得外面敲門甚響，何美之道：「是誰？」和尚道：「美之，你去看一看。」何美之纔開了門，七八個人一齊擁了進來。看見女人、和尚一桌子坐著，齊說道：「好快活，和尚、婦人，大青天白日調情！好僧官老爺！知法犯法！」何美之喝道：「休胡說！這是我田主人！」眾人一頓罵道：「田主人？連你婆子都有主兒了！」不由分說，拿條草繩，把和尚精赤條條，同婦人一繩捆了，將個槓子，穿心抬著，連何美之也帶了。來到南海縣前一個關帝廟前戲臺底下，和尚同婦人拴做一處。候知縣出堂報狀。眾人押著何美之出去，和尚悄悄叫他報與范府。

范舉人因母親做佛事，和尚被人拴了，忍耐不得，隨即拿帖子向知縣說了。知縣差班頭將和尚解放，女人著交美之領了家去；一班光棍帶著，明日早堂發落。眾人慌了，求張鄉紳帖子在知縣處說情，知縣准了，早堂帶進，罵了幾句，扯一個淡，趕了出去。和尚同眾人倒在衙門口用了幾十兩銀子。僧官先去范府謝了，次日方帶領僧眾來鋪結壇場，掛佛像，兩邊十殿閻君。喫了開經麵，打動鑪鈸、叮嚕，念了一卷經，擺上早齋來。八眾僧人，連司賓的魏相公，共九位，坐了兩席。纔喫著，長班報：「有客到！」魏相公丟了碗出去迎接進來，便是張、周兩位鄉紳，烏紗帽，淺色員領，粉底皂靴。魏相公陪著一直拱到靈前去。內中一個和尚向僧官道：「方纔進去的，就是張大房裏靜齋老爺。他和你是田鄰，你也該過去問訊一聲纔是。」僧官道：「也罷了！張家是甚麼有意思的人！想起我前日這一番是非，那裏是甚麼光棍？就是他的佃戶。商議定了，做鬼做神，來弄送我；不過要簸掉我幾兩銀子，好把屋後的那一塊田賣與他！使心用心，反害了自身！落後縣裏老爺要打他莊戶，一般也慌了，腆著臉，拿帖子去說，惹的縣主不喜歡！」又道：「他沒脊骨的事多哩！就像周三房裏，做過巢縣家的大姑娘，是他的外甥女兒。三房裏曾託我說媒，我替他講西鄉裏封大戶家，好不有錢。張家硬主張著許與方纔這窮不了的小魏相公，因他進個學，又說他會作個甚麼詩詞。前日替這裏作了一個薦亡的疏，我拿了給人看，說是倒別了三個字。像這都是作孽！眼見得二姑娘也要許人家了，又不知撮弄與個甚麼人！」說著，聽見靴底響，眾和尚擠擠眼，僧官就不言語了。兩位鄉紳出來，同和尚拱一拱手，魏相公送了出去。眾和尚喫完了齋，洗了臉和手，吹打拜懺，行香放燈，施食散花，跑五方，整整鬧了三晝夜，方纔散了。

光陰彈指，七七之期已過，范舉人出門謝了孝。一日，張靜齋來候問，還有話說。范舉人叫請在靈前一個小書房裏坐下，穿著衰絰，出來相見，先謝了喪事裏諸凡相助的話。張靜齋道：「老伯母的大事，我們做子姪的理應效勞。想老伯母這樣大壽歸天，也罷了；只是誤了世先生此番會試。看來，想是祖塋安葬了？可曾定有日期？」范舉人道：「今年山向不利，只好來秋舉行。但費用尚在不敷。」張靜齋屈指一算：「銘旌是用周學臺的銜。墓誌託魏朋友將就做一篇，卻是用誰的名？其餘殯儀、桌席、執事、吹打，以及雜用、飯食、破土、謝風水之類，須三百多銀子。」正算著，捧出飯來喫了。張靜齋又道：「三載居廬，自是正理；但世先生為安葬大事，也要到外邊設法使用，似乎不必拘拘。現今高發之後，並不曾到貴老師處一候。高要地方肥美，或可秋風一二。弟意也要去候蔽世叔，何不相約同行？一路上車舟之費，弟自當措辦，不須世先生費心。」范舉人道：「極承老先生厚愛，只不知大禮上可行得？」張靜齋道：「禮有經，亦有權，想沒有甚麼行不得處。」范舉人又謝了。

張靜齋約定日期，雇齊夫馬，帶了從人，取路往高要縣進發。於路上商量說：「此來，一者見老師；二來，老太太墓誌，就要借湯公的官銜名字。」不一日，進了高要城。那日知縣下鄉相驗去了，二位不好進衙門，只得在一個關帝廟裏坐下，那廟正修大殿，有縣裏工房在內監工。工房聽見縣主的相與到了，慌忙迎到裏面客位內坐著，擺上九個茶盤來。工房坐在下席，執壺斟茶。

喫了一回，外面走進一個人來，方巾闊服，粉底皂靴，蜜蜂眼，高鼻梁，落腮鬍子。那人一進了門，就叫把茶盤子撤了；然後與二位敘禮坐下。動問那一位是張老先生，那一位是范老先生。二人各自道了姓名。那人道：「賤姓嚴，舍下就在咫尺。去歲宗師案臨，倖叨歲薦，與我這湯父母是極好的相與。二位老先生想都是年家故舊？」二位各道了年誼師生，嚴貢生不勝欽敬。工房告過失陪，那邊去了。

嚴家家人掇了一個食盒來，又提了一瓶酒，桌上放下，揭開盒蓋，九個盤子，都是雞、鴨、糟魚、火腿之類。嚴貢生請二位老先生上席，斟酒奉過來，說道：「本該請二位老先生降臨寒舍。一來謁居恐怕褻尊；二來就要進衙門去，恐怕關防有礙。故此備個粗碟，就在此處談談，休嫌輕慢。」二位接了酒道：「尚未奉謁，倒先取擾。」嚴貢生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」立著要候乾一杯。二位恐怕臉紅，不敢多用，喫了半杯放下。嚴貢生道：「湯父母為人廉靜慈祥，真乃一縣之福。」張靜齋道：「是；蔽世叔也還有些

善政麼？」嚴貢生道：「老先生，人生萬事，都是個緣法，真個勉強不來的。湯父母到任的那日，敝處闔縣紳衿，公搭了一個綵棚，在十里牌迎接。弟站在綵棚門口。須臾，鑼、旗、傘、扇、吹手、夜役，一隊一隊，都過去了。轎子將近，遠遠望見老父母兩朵高眉毛，一個大鼻梁，方面大耳，我心裏就曉得是一位豈弟君子。卻又出奇：幾十人在那裏同接，老父母轎子裏兩隻眼只看著小弟一個人。那時有個朋友，同小弟並站著，他把眼望一望老父母，又把眼望一望小弟，悄悄問我：『先年可曾認得這位父母？』小弟從實說：『不曾認得。』他就癡心，只道父母看的是他，忙搶上幾步，意思要老父母問他甚麼。不想老父母下了轎，同眾人打躬，倒把眼望了別處，纔曉得從前不是看他，把他羞的要命的。次日，小弟到衙門去謁見，老父母方纔下學回來，諸事忙作一團，卻連忙丟了，叫請小弟進去，換了兩遍茶，就像相與過幾十年的一般。」張鄉紳道：「總因你先生為人有品望，所以敝世叔相敬。近來自然時時請教。」嚴貢生道：「後來倒也不常進去。實不相瞞，小弟只是一個為人率真，在鄉里之間，從不曉得占人寸絲半粟的便宜，所以歷來的父母官，都蒙相愛。湯父母容易不大喜會客，卻也凡事心照。就如前月縣考，把二小兒取在第十名，叫了進去，細細問他從的先生是那個，又問他可曾定過親事，著實關切！」范舉人道：「我這老師看文章是法眼；既然賞鑑令郎，一定是英才可賀。」嚴貢生道：「豈敢，豈敢。」又道：「我這高要，是廣東出名縣分。一歲之中，錢糧、耗羨，花、布、牛、驢、漁船、田房稅，不下萬金。」又自拿手在桌上畫著，低聲說道：「像湯父母這個作法，不過八千金；前任潘父母做的時節，實有萬金。他還有些枝葉，還用著我們幾個要緊的人。」說著，恐怕有人聽見，把頭別轉來望著門外。一個蓬頭赤足的小使走了進來，望著他道：「老爺，家裏請你回去。」嚴貢生道：「回去做甚麼？」小廝道：「早上關的那口豬，那人來討了，在家裏吵哩。」嚴貢生道：「他要豬，拿錢來！」小廝道：「他說豬是他的。」嚴貢生道：「我知道了。你先去罷。我就來。」那小廝又不肯去。張、范二位道：「既然府上有事，老先生竟請回罷。」嚴貢生道：「二位老先生有所不知，這口豬原是舍下的……」纔說得一句，聽見鑼響，一齊立起身來說道：「回衙了。」

二位整一整衣帽。叫管家拿著帖子。向貢生謝了擾。一直來到宅門口，投進帖子去。知縣湯奉接了帖子，一個寫「世侄張師陸」，一個寫「門生范進」，自心裏沈吟道：「張世兄屢次來打秋風，甚是可厭；但這回同我新中的門生來見，不好回他。」吩咐快請。兩人進來，先是靜齋見過，范進上來敘師生之禮。湯知縣再三謙讓，奉坐喫茶，同靜齋敘了些闊別的話；又把范進的文章稱贊了一番，問道：「因何不去會試？」范進方纔說道：「先母見背，遵制丁憂。」湯知縣大驚，忙叫換去了吉服；拱進後堂，擺上酒來。席上燕窩、雞、鴨，此外就是廣東出的柔魚、苦瓜，也做兩碗。知縣安了席坐下，用的都是銀鑲杯箸。范進退前縮後的不舉杯箸，知縣不解其故。靜齋笑說：「世先生因尊制，想是不用這個杯箸。」知縣忙叫換去，換了一個磁杯，一雙象箸來。范進又不肯舉。靜齋道：「這個箸也不用。」隨即換了一雙白顏色竹子的來，方纔罷了。知縣疑惑他居喪如此盡禮，倘或不用葷酒，卻是不曾備辦。後來看見他在燕窩碗裏揀了一個大蝦元子送在嘴裏，方纔放心，因說道：「卻是得罪的緊。我這敝教，酒席沒有甚麼喫得，只這幾樣小菜，權且用個便飯。敝教只是個牛羊肉，又恐貴教老爺們不用，所以不敢上席。現今奉旨禁宰耕牛，上司行來牌票甚緊，衙門裏都也莫得喫。」掌上燭來，將牌拿出來看著。一個貼身的小廝在知縣耳跟前悄悄說了幾句話，知縣起身向二位道：「外邊有個書辦回話，弟去一去就來。」

去了一時，只聽得吩咐道：「且放在那裏。」回來又入席坐下，說了失陪；向張靜齋道：「張世兄，你是做過官的，這件事正該商之於你，就是斷牛肉的話。方纔有幾個教親，共備了五十斤牛肉，請出一位老師夫來求我，說是要斷盡了，他們就沒有飯喫，求我略鬆寬些，叫做『瞞上不瞞下』，送五十斤牛肉在這裏與我。卻是受得受不得？」張靜齋道：「老世叔，這句話斷斷使不得的了。你我做官的人，只知有皇上，那知有教親？想起洪武年間，劉老先生……」湯知縣道：「那個劉老先生？」靜齋道：「諱基的了。他是洪武三年開科的進士，『天下有道』三句中的第五名。」范進插口道：「想是第三名？」靜齋道：「是第五名。那墨卷是弟讀過的。後來入了翰林。洪武私行到他家，就如『雪夜訪普』的一般。恰好江南張王送了他一罈小菜，當面打開看，都是些瓜子金。洪武聖上惱了，說道：『他以為天下事都靠著你們書生！』到第二日，把劉老先生貶為青田縣知縣，又用毒藥擺死了。這個如何了得！」知縣見他說的口若懸河，又是本朝確切典故，不由得不信；問道：「這事如何處置？」張靜齋道：「依小侄愚見，世叔就在這事上出個大名。今晚叫他伺候，明日早堂，將這老師夫拿進來，打他幾十個板子，取一面大枷枷了，把牛肉堆在枷上，出一張告示在傍，申明他大膽之處。上司訪知，見世叔一絲不苟，陞遷就在指日。」知縣點頭道：「十分有理。」當下席終，留二位在書房住了。

次日早堂，頭一起帶進來是一個偷雞的積賊。知縣怒道：「你這奴才，在我手裏犯過幾次，總不改業！打也不怕，今日如何是好！」因取過硃筆來，在他臉上寫了「偷雞賊」三個字，取一面枷枷了，把他偷的雞，頭向後，尾向前，捆在他頭上，枷了出去。纔出得縣門，那雞屁股裏咕唧的一聲，痾出一拋稀屎來，從頭顱上淌到鼻子上，鬍子沾成一片，滴到枷上。兩邊看的人多笑。第二起叫將老師夫上來，大罵一頓「大膽狗奴」，重責三十板，取一面大枷，把那五十斤牛肉都堆在枷上，臉和頸子箍的緊緊的，只剩得兩個眼睛，在縣前示眾。天氣又熱，枷到第二日，牛肉生蛆，第三日，嗚呼死了。

眾回子心裏不伏，一時聚眾數百人，鳴鑼罷市，鬧到縣前來，說道：「我們就是不該送牛肉來，也不該有死罪！這都是南海縣的光棍張師陸的主意！我們鬧進衙門去，揪他出來，一頓打死，派出一個人來償命！」只因這一鬧，有分教：貢生興訟，潛蹤來到省城；鄉紳結親，謁貴竟游京國。未知眾回子吵鬧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